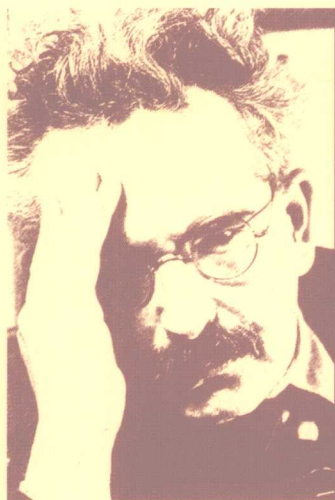


BEN JAMIN



艺术与救赎

本雅明艺术理论研究

朱宁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艺术与救赎

本雅明艺术理论研究

朱宁嘉 著



BEN JAMIN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艺术与救赎:本雅明艺术理论研究/朱宁嘉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08 - 08487 - 2

I. 艺... II. 朱... III. 本雅明, W. (1892 ~ 1940) — 艺术理论—研究 IV. J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7740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封面设计 范昊如

艺术与救赎

——本雅明艺术理论研究

朱宁嘉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207,000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487 - 2/B · 721

定价 26.00 元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称本雅明是“20 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评论家之一”^①。的确，本雅明思想宏博精深，理论独具特色，观念迥异他人，学说自成一体。而对本雅明的研究，也构成了 20 世纪末以来文学——文化——哲学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本雅明研究的现状

(一) 国内本雅明研究的现状

国内本雅明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 1989 年 3 月，张旭东、魏文生对《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一书的翻译出版为标识，本雅明进入了中国研究者的视野。

本雅明进入中国，既是与世界范围内知识经济的兴起有关，也是与中国正在涌动的文化改革大潮相呼应，更是和中国艺术理论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密切关联。

张旭东对本雅明作品的翻译及相应的介绍，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为当时乃至后来的汉语学界的本雅明研究奠定了基本的基调，他将本雅明定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与文化研究者。

经历十年的磨剑，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新世纪初，本雅明的另外 8 本译作几乎在同一时段相继推出。它们分别是：《启迪》（张旭东、王斑译，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 年版）、《本雅明：作品与画像》（孙冰编，文汇出版社 1999 年版）、《本雅明文选》（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经验与贫乏》（王炳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德国悲剧的起源》（陈永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年版）、《莫斯科日记》（潘小松译，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

①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德国批评的传说》，见《比较文学讲演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3 页。

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年版)、《1900 年的柏林童年》(又名《驼背小矮人》,徐小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许绮玲、林志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还有 1999 年出版的译著《普鲁斯特论》收录了本雅明的《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单篇论文。另外,三本关于本雅明的传记也连续在国内问世,它们分别是刘北城的《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毛姆·布罗德森的《本雅明传》(国容、唐盈、宋泽宁译,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三岛宪一的《本雅明:破坏·收集·记忆》(贾惊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与本雅明译著推出同步的是研究的真正开始。1990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才勇著述的《现代审美哲学新探索》。在这本著述中,本雅明是作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早期代表出现的,作者主要探讨了本雅明对现代艺术的美学思考。1997 年,朱立元主编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第四章《本雅明:寓言式批评和现代主义美学》把本雅明归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正式成员,论题集中于对本雅明现代主义美学思想的思考。1997 年,周宪的《20 世纪西方美学》出版,他以“光韵”的消失来言说本雅明对于传统和现代艺术的思考。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研究者们的身份与言说立场,都是归于艺术理论与美学领域,因而,本雅明在他们看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者。

2000 年 10 月,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使用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以此为界,学界对本雅明关注的重心较之前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延续之前的对他的现代艺术的理论和美学关注的同时,开始将他纳入到现代性发展的视域中进行考察。首先是对他的角色或者说身份定位发生了转变,由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代表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者转而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开拓者;相应的是聚焦的兴奋点也发生了转换,由对作为文人雅士的知识分子本雅明的关注,转向对他艺术生产理论中的“机械复制”、“光韵”、“震惊”等一系列与艺术生产相关的概念与理论的关注,即研究

由艺术理论或美学关注向文化理论领域的转变。

以下列举的这些著述的标题就很可以说明问题。单世联 1998 年出版的《反抗现代性》在“现代性的美学批判”名义下,谈本雅明的艺术生产中的“复制”和“韵味”问题;陈嘉明等在 2001 年出版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本雅明的艺术现代性分析和现代性社会理论》一书。

随着文化产业化实践的推进,这一时期研究的焦点是本雅明后期的文化批评,主要是对他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进行解读。与本雅明相关的研究由 80 年代的零星对待,转自 1995 年以后的持续升温,专题性研究的论文数目也持续增加。仅从笔者在人大复印资料光盘资料库中的检索和不完全统计就可窥见一斑。笔者以“瓦尔特·本雅明”为关键词检索,相关的论文 1995 年计 11 篇,其中,本雅明专题研究 2 篇;1996 年计 13 篇,专题研究 11 篇;1997 年计 25 篇,专题研究 2 篇;1998 年计 13 篇,专题研究 5 篇;1999 年计 18 篇,专题研究 4 篇;2000 年计 17 篇,专题研究 8 篇;2001 年计 24 篇,专题研究 16 篇;2002 年计 23 篇,专题研究 9 篇;2003 年第一季度就 8 篇,专题研究 3 篇。就此打住,不再赘述。

这一时期最能体现学界的这种转变倾向的研究,是 2002 年王才勇翻译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出版,译者在译文后的附录《本雅明其人及其思想》,可以说对这一时期本雅明研究作了小结:本雅明对建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所作的初步尝试,对现代艺术的分析,对艺术生产理论的推出,对机械复制艺术这一属于 20 世纪的新艺术门类进行的独特的社会学描述,对 20 世纪文艺学的新发展,尤其是文艺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可以说是本雅明研究论题中的最强有力的交响主题。

经历之前的累积性研究,2006 年前后研究进入又一个相对的高峰期。典型的表征是国家图书馆关于本雅明的西文文献到 2004 年 3 月为 49 种,而到 2005 年 4 月骤增至 78 种,其中,本雅明最重要的作品《巴黎拱廊街》的英译本也赫然在架。此外,截至 2005 年 4 月,以本雅明为关键词的硕博论文共有 7 篇,至 2007 年也猛增到 42 篇,其中 35 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中,2006 年至 2007 年两年占 20 篇;7 篇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中,2007年3篇。此外,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又出了两个版本的译著,一个是2005年2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才勇翻译;另一个是2006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北成翻译,中文名为《巴黎,19世纪的首都》。

近期对本雅明的关注开始逐渐转向他早期的艺术理论、文学批评理论、语言理论和历史理论。本雅明作为一个有着丰富驳杂思想的个体,人们对他的关注,逐渐由艺术理论与文化生产这些与中国当时发展现实关系密切的焦点转向对他思想全面的把握,这表现在研究者们开始把关注的视野放大到本雅明的“历史哲学,犹太神秘教思想,尤其是他最重要‘寓言’思想和碎片思想”^①等。本雅明研究的论题由单一到丰富,研究内容与范围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种拓展不只体现在论题的拓展、领域的拓宽及挖掘的深入等方面,而且,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转型现实也结合得更加紧密。

论题的拓展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了不少国外本雅明研究的译著,对译著的选择表明人们对本雅明的关注,已不再把他当作一位单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继承者与开拓者。1999年出版的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中,有《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这一章,文章考察了本雅明对传统艺术理论中语言物质特性的研究,带给艺术理论的哥白尼革命,揭示了总体性的虚假,“总是对偶然性兴高采烈”^②。文章是从关注本雅明的语言理论着手,感受他艺术理论对传统的颠覆性。之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特里·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博士:瓦尔特·本雅明》一章,文章关注的是本雅明是如何“奇妙地把一种唯物主义‘生产美学’的强健的偶像破坏精神与使人痴迷的神秘教义的色彩结合起来”^③的。2001年由田晓菲翻译的安吉拉·默克罗比的

① 汪民安:《理论之旅》,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25日,第4版。

② [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③ [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后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则明确把本雅明当作“文化理论领域里的关键人物”来加以探讨。2002年出版的日本学者细见和之的《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中的第二、三、四等章节都涉及对本雅明的论述，有探讨卢卡奇与本雅明理论的渊源关系的，有分析阿多诺与本雅明的“论争”和相互影响的。2003年则出版了法国女学者西尔维娅·阿加辛斯基著述的《时间的摆渡者》，其中《时间的摆渡者——沃尔特·本雅明》一章可以理解为是在现代性发展进程中对本雅明的时间哲学的研究。这个时期的代表性论文有浙江大学的沈语冰的《抛向大海的信瓶》对本雅明思想的总体梳理；孙冰的《整体观中的艺术及艺术生产》；杨玉成的《本雅明论艺术现代性及其现代性社会理论之建构》勾勒了本雅明现代性思想的源头；程惠哲和睢园竹对本雅明美学思想中的技术观的关注。而耿幼壮的《超越现实主义》和叶廷芳的巴洛克艺术研究，尽管不是对本雅明的研究，前者是对安迪·沃霍尔的研究，后者是对巴洛克艺术的研究，但他们二位的研究，或者是吸取了本雅明文化理论的精髓和方法，开启了大众文化的技术研究路径，或者对深入理解本雅明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

领域拓宽体现在延续与开拓。延续之前已经开拓的对他的理论种种可能的视角的关注，如语言、寓言、历史、哲学等，代表性著述层见叠出。王一川的《语言乌托邦》，把本雅明的语言论看作是20世纪西方美学语言转向的重要构成；中央党校秦露的《悲剧与历史救赎》对德国悲剧的解读，郭军的《语言与回归》对本雅明救赎文化思想的研究，在已有论题中开拓了关心视角。之前，对他的艺术批评理论的关注，看重的是它所具有的审美政治作用，开拓实现了由诗学的批评到批评的诗学的转变，从中发现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的运用与发展。

挖掘深入首先体现在对以往所关注的话题——灵韵、机械复制、经验、震惊等的重新认识。在延续对他的文化生产与研究理论的关注同时，立足于对艺术生产的技术的深入探讨，不只是突出了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生产较之前艺术创造的差异，也有利于克服以往物质与意识、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文化学）研究的新思路，进而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对文化生产的当代形态——都市文化、

视觉文化及文化的数字化的关注等。

挖掘深入也体现在对他理论的范式转换给予当下文化及文艺研究的方法启示的体认:这种体认既体现为对他之前被认为是矛盾思想的内在联系的分析,又体现为克服对他研究中存在的二元对立倾向,如给予本雅明的审美现代性的悖论以合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从而抛弃以是非对错的形而上的先在逻辑框架、克服现实与历史缺失带来的两难困境。而这一切又是建立在对本雅明文本的具体解读基础之上,从而超越抽象思维与逻辑推论的局限。

挖掘深入还体现在对理论的本土化上。在更宽广的全球化背景下,把本雅明放置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样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化实践及其象征体系之中加以审视。代表性论文,如胡继华的《文化及其救赎——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看中国文化研究的转型》,这一著述由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这一名著不同时期的翻译,辨识期间中国文化研究由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从“现代性诗意批判”到“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全球化想象”的范型转化的历程,“构成了一种对中国二十多年学术现代性的分析和反思。”^①朱国华的《纯粹语言、经验、理念与弥赛亚时间——本雅明哲学的几个主题》,通过对纯粹语言、经验、理念和政治弥赛亚主义历史哲学的论述,表明本雅明哲学既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又是对救赎的诉求。《从“寓言”观看本雅明的“救赎”意识》,指出了本雅明对寓言这一表达方式的重视,是从这种文体中寻求到适合对现代生活表达的艺术样式,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思想的具体运用,又捕捉住了艺术表达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应性努力。

当然,对于本雅明的阅读,交响其间的时代最强音是基于现实生产力的提升带给艺术创造和艺术生产的变革,及其由此产生的对于艺术的革命性影响。他的艺术生产理论始终依然是中国学者们聚焦的核心。本雅明著述中的很多关键词——文人、大众、媒介、返魅、灵韵……

^① 胡继华:《文化及其救赎——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看中国文化研究的转型》,《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2期,第60—69页。

是面临文化转向亟须建设文化研究范式的理论界不尽的思想资源。

此外,本雅明研究中还交响一种声音,即对他的思想的矛盾性充满迷惑。一方面,人们不得不为他思想的张力以及对现实强有力的穿透力与回应力所吸引;另一方面,人们往往又采用从一个角度,不说是断章取义的运用,至少也是回避了他思想中所谓的“矛盾性”后,再从中汲取其具有对现实解释力的思想。

2005年前后,人们开始了探寻他思想内在统一性的努力,也就是寻求矛盾性思想中的内在合理性,受本雅明的启发,感受他走出形而上的迷思所产生的理论张力的魅力。而对于社会发展转型的认识,让人突然意识到对于本雅明的误读,问题出在解读者身上。用以往的理论范式解读本雅明的思想,理论的错位结果是研究的削足适履,本雅明跨越思想边界的游牧理论,却成就了他思想的矛盾性和丰富性。

(二) 本雅明国外研究及中国传播现状概述

本雅明声名鹊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对本雅明的研究,真正始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迁回到德国之后。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对本雅明的自杀痛惜不已。在他死后的岁月里,研究所为他赢得他生前不曾有的名声持续作了大量努力。最初,即本雅明自杀的当年(1942年),研究所油印了一本纪念本雅明的文集。文集收录了霍克海默、阿多诺及本雅明的文章。基于财政的困窘^①和语言的问题^②,这次在美国的本雅明纪念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油印的文集只在小范围内流传。

社会研究所迁回德国后,阿多诺在本雅明的老友肖勒姆的帮助下,编辑、出版了本雅明的论文和书信。在此后十年中,法兰克福学派的非德国的后继者们向英语国家译介本雅明的著作,本雅明的思想得以在

① 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研究所财政最困难的时候。正是在这年,研究所持续了十年的具有显著特征和成就的刊物:《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它的前身即《社会研究杂志》),由于资金问题,在发行了1942年3月第九卷第3期后,它再也未能以原来的形式重新出版。

② 研究所搬迁美国后,霍克海默源于一种保护德国人文传统的严肃考虑,依然坚持使用德语发行它的《杂志》,即使面临读者骤减的现实。这也自然缩减了它的思想的影响范围,包括对本雅明的纪念活动的影响。

欧美广泛传播。本雅明的影响从德语国家逐渐向英语和别的语言区域转移。

1992年,本雅明的祖国在本土的奥斯纳布吕克市举办了纪念本雅明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举办方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国际学术大会,全球几乎每一大洲甚至每一文化地区都有学者参加这次盛会。本雅明这位游走于各种理论边缘的游牧民,他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和艺术的文化研究等种种思想,在这次大会上再一次得到了集中的展示。这是本雅明研究的又一次“复兴”。

国外的本雅明研究与中国国内研究的差异在于,一方面,本雅明开创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理论也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这从国外已经被译成中文的所有文化研究的“导论”性著作差不多都会谈到本雅明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国外研究所涉及的论题远比国内丰富。单就本雅明的神学与唯物主义思想的结合,他的朋友们的态度就迥然不同,致使研究呈现出多元的色彩。阿多诺认为本雅明偏离早期的否定神学妥协于现实;布莱希特则认为本雅明思想的神学色彩太浓郁;肖勒姆则认为本雅明对共产主义政治的热衷是自欺欺人。基于本雅明自身的雅努斯特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不同的思想者都基于自身对本雅明的理解,偏重于从某一方面来建构本雅明。肖勒姆所建构的是一位形而上学的本雅明,阿多诺编辑的《选集》所塑造的是一位神学的本雅明,新左派所形塑的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本雅明。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差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本雅明思想的矛盾性和丰富性,致使他的艺术生产理论和美学思想一再被重新发现,他的文化研究已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热点。苏珊·桑塔格在评述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美国影响时曾说过:“最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艺术观中所固有的那种活力和视野的或许是翻译……那些德国和法国的批评家的作品——尤其重要的是本雅明的作品。”^①即本雅明的理论著述在西方是被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经典著作来对待的。国外研究对本雅明具有哥白尼

① [美]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文集:反对阐释》,程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意义的艺术理论的关注方式与进入路径也是多样丰富的。伊格尔顿从语言、从生产美学、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进入,阿加辛斯基则从时间、从历史的流转着手。这一切又汇入到西方艺术理论对本质主义的集体突围的潮流中。

而本雅明国外研究的中国传播情况,可以概括为:一是本雅明传记作品及介绍传记文章的持续涌现,二是外国著名学者关于本雅明研究论文集的出版,三是散见于其他外国学者的论著中的本雅明研究,四是国外学者来中国讲学,中西学者共同交流本雅明研究心得。

本雅明传记作品出版及其散见于其他外国著名学者著述中对本雅明的研究,在之前本雅明译作的出版与论题拓展部分已有介绍。2006年第12期的《国外理论动态》中,吴勇立以《“星丛”的秘密》一文,介绍了德国艺术学院档案馆布莱希特档案所所长、本雅明档案所临时负责人艾德穆特·维茨斯拉于2004年在德国新出版的《本雅明与布莱希特》。《本雅明与布莱希特》一书中以大量翔实具体的史料(不少资料属于首次披露)客观公正地还原了本雅明与布莱希特的关系:这是一种真诚对话的平等关系,而不是本雅明自己的好友如克拉考尔等人臆想中的主奴关系。作者最后指出:“本雅明与布莱希特的相遇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传记的事实意义。”^①

外国著名学者出版的本雅明研究论文集,有之前提及的伊格尔顿、细见和之、西尔维娅·阿加辛斯基等人的著述。此外,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林赛·沃斯特的《美学权威主义批判》,实际上也是就本雅明对现代艺术的美学思考给传统美学权威主义带来的批判而展开分析的;2002年彼得·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出版,其中有“有关本雅明的艺术理论的讨论”、“本雅明的讽喻概念”等章节。2007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法国的居伊·帕蒂德芒热的《20世纪的哲学与哲学家》,也有涉及。其中,德勒兹被认为是思想与本雅明最为接近的理论家。他在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同时还提出了游牧学的建构方式,这种

^① 吴勇立:《“星丛”的秘密——〈本雅明与布莱希特〉简介》,见《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2期,第55—58页。

批判和建构与本雅明的理论思想又很相似,只是前者更加概念化、系统化、理论化,而后者则是感性化、碎片化、实践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由郭军和曹雷雨编译的、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一书,这是国内第一本辑录外国学者研究本雅明论文的文集。

其他外国学者的论著中的本雅明研究,除了之前提及的伊格尔顿等几位,还有雅克·德里达和保罗·德曼。

雅克·德里达及保罗·德曼重新阐释了沃尔特·本雅明的翻译思想。沃尔特·本雅明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192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译者的任务》的论文中。这篇文章是本雅明翻译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巴黎塑像》时写的序言。在文中他针对翻译的本质以及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等问题提出的一些颇为独到和令人震撼的看法,不只提出了翻译是对纯语言的追求,原著与译著具有同等地位等观点,更颠覆了传统翻译理论对原著忠诚的原则。他的这些思想经由解构理论家们进一步的阐发,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沉寂以后,再次受到翻译界的重视。《译者的任务》因此被奉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经典。虽然从很多方面来说,本雅明都不属于解构主义者,但他因此还是成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奠基人。^①

德国汉堡社会研究所的教授克劳斯哈尔2004年1月来到中国,在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作了题为《经验的破碎——瓦尔特·本雅明:作品、生活、时代和历史的交叠》讲演,后来讲演内容经由中央编译局研究人员李双志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高燕翻译,发表在2004年第4期的《哲学研究》上。

华文世界对于本雅明以及相关方面的了解和理解较20世纪80年代已经大大推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各种相关外文资料也大大丰富,包括本雅明的拱廊研究笔记的德文、英文版都已经问世。另外,从互联

① 乔颖:《“以后生存”还是“继续生存”——本雅明译论中译文与原文及其相关关系中的断裂性初探》,见《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11月第22卷第6期。林绪肃:《追寻语言和语的乌托邦——本雅明的“纯语言”见解》,见《咸宁学院学报》2007年2月第1期。

网上也可以迅捷获得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本雅明一再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根本在于我们时代的许多不同的关切,总能在他那充满异质性思索的复杂思想中找到相应的启发。换言之,他思想中的悖论、游移、矛盾等闪射出的驳杂光芒,恰好给后现代已成气候的当代语境中产生的众多问题提供了多种解释的可能。他在文化批判理论领域的独树一帜,为当代大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艺术的思考、对技术在艺术创造中日渐重要的作用的重视,从理论上启示人们去思考社会发展时代变革给艺术生产、传播与功能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他思想中的后现代主义因素,包括开放的总体、在兼顾新旧的辩证思考中去芜存菁、在传统失落的时间潮汐里集精神守望者与时代弄潮儿于一身,以及与这一切思想努力与人生实践相适合的不合学科规范写作的探寻等,使得他的理论一再释放出重大的解释力。本雅明的重要性也因而在持续不断地增长。

本雅明理论思想的强大解释力与他思想多元开放的复合性是相一致的。思想来源的驳杂使本雅明的思想充满异质性,呈现出“棱镜”般的斑斓色彩。他往往会从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角度对同一问题展开思索,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中找到被神学化、犹太化的马克思主义,俯拾融合基督教救世思想的弥赛亚主义的艺术的革命理论;可以感受到一种乐观面对未来、直面技术的思索中所交织的对技术满怀恐惧的复杂心理,体验到一种弃绝传统、挑战权威的革命中所纠结的对时光不可挽回的怀旧悲悯的矛盾心态;同情大众的平民情怀与肯定精英的领袖/英雄思想浑然天成;纯粹审美主义的艺术观与极端的功能主义的革命理论彼此无间的联合。即使是矛盾对立的双重思索在他那里也显得自自然然,浑然一体。本雅明的思索是拆解与重组、损毁与救赎的双重运作。用诗性的话语表述,即将传统与现代捣碎搅和在一起,再从中抽取各自合理的因素重组,从而构造一个传统的现代与传统的传统,传统与现代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于本雅明而言,他要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传统与现代、好与坏、肯定与否定、精华与糟粕总是交集在一起的,重要的是如何从交集中汲取值得汲取的养料,越出线性思考

的轨道。

总揽本雅明的种种思想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即很难对本雅明这个试图从传统艺术阵营中突围的开疆辟土式人物的思想进行概括和归类。尽管我们试图把他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建构者,但是,正如美国学者所罗门指出的:“尽管他兼收并蓄了一大批有创见的思想家的思想和公式,但他却不是任何人的信徒,他简直不能‘归类’。”^①对本雅明的归类是困难的,要将本雅明归于单一流派是不可能的。即使从早期人们把本雅明定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的研究中,也常常掩盖不住其间交响的本雅明实际上在学派中居于边缘地位的不和谐的声音。

本雅明研究中呈现出的这样一种典型现状表明:我们用以往的任何一个理论框架都不能涵盖本雅明理论的复杂性。迄今为止,在一个文化生产与艺术理论范式急剧变化的时代,本雅明艺术理论本身所包含的多重视域,或者说由不可通约的论域所引发的他的理论的矛盾性,往往是我们用以往的研究范式对应,对本雅明所提供的可供选取的丰富菜单仅择其一,并对此做出立足自身舍取的现象描绘与理论阐述的结果。集合不同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由于理论的错位,本雅明思想的矛盾性被放大了,思想的非此即彼与二元对立显得更为突出。这也就是说,本雅明艺术理论的多重视域是研究的理论范式不及转换所造成的。至今,学界还没有建立起新的理论范式,给予本雅明思想以综合的开放式的整体把握。本书试图关联其多重视域来研究本雅明的艺术与救赎理论,以便更深入地揭示他的在人们看来充满矛盾和悖论思想的成因及内在深层的合理性,以及他的理论研究方法的原创性与启示性。

二、本雅明艺术理论研究的意义及内容

与20世纪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本雅明关注艺术并从事艺术批评。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之关注艺术并不是出于什么文人雅好,

^① [美]所罗门编:《马克思主义与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80页。

也不是缘于什么纯粹的学术兴趣,而是他看到自身所处的时代正遭受启蒙理性与技术控制的威胁,整体的世界或者被撕裂、或者被遗忘、或者被隐匿,正是试图保存一个曾经受到威胁的过去,激励他于现世寻求救赎之道。对人类的“救赎”(redemption)贯穿他思想的始终。艺术与救赎——对本雅明而言——密切相关,本雅明的救赎是从他的语言哲学着手,让人感受原初完整神秘的理想世界中万物是如何由直接同一走向分离的,这就是他所谓的世界的堕落;面对堕落世界的光韵、艺术和技术、批评与真实等,救赎的艺术是去蔽与呈现,在去蔽与呈现的过程中实施艺术的救赎;因为,艺术的王国通往救赎之道的秘密小径。因此,探究本雅明的艺术理论必须在“艺术与救赎”的关联之中进行,这是本书运思行文的基本依据。此外,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诸多现实问题的观照,最后却总是将观点汇集到诸多信仰领域,在旁人看来,本雅明的救赎观始终是游移在犹太教、基督教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多个相关视域之间。因此,他对艺术的具体考量便不自觉地呈现出多重透视的特点,这是本书解析本雅明艺术理论的基本路标。

(一) 本雅明艺术理论研究的意义

“艺术与救赎”在本雅明身上,既是艺术的救赎,又是社会的救赎,更是通过艺术实现社会的救赎。因而,艺术的救赎既是艺术自身的救赎,也是通过艺术实现社会救赎。由艺术突围,以艺术的方式实现救赎,并实现艺术的社会救赎,最终救赎社会。

基督教义的独特在于以“原罪与救赎”作为价值结构来确立上帝的至上地位。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生、死和复活,来挽救世人脱离罪恶与死亡。无论人们对救赎^①作怎样的理解,它的根基都是《旧约》中的“使

① 关于“救赎”,基督教的不同各派理解不一。东派教会和东正教较强调人的得救在于信徒身上人性和神性的神秘结合,基督的拯救之功在于他的道成肉身能使相信他的人通过一种神秘变化而使人性被神性所吸收。西派教会、天主教和新教则强调基督的救赎促使上帝和人的关系发生变化。其中有人主张,基督的被钉死于十字架、流血牺牲改变了上帝对世人的态度,称客观救赎论;有人主张基督的生和死起了榜样作用,感动世人,使世人改变了对上帝的态度,从而使自己的生活发生变化,达到神人和解,称主观救赎论。

得自由”(to free)、“使脱离奴役”(to release)、“使免于死亡”(to rescue)。《旧约》作者认为,人在罪中是罪的奴仆,罪的代价是死,因此需要借助外力脱离奴役,免于死亡,这就需要“救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降临就是神迹的显现,而他走向十字架,即以牺牲自身以使人类脱离奴役,免于死亡,获得救赎。

在被基督教同化的犹太教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本雅明,上帝、耶稣、弥赛亚(Messiah)是捣碎了融于他的生命与血肉之中的,本雅明的救赎思想是别具一格的,是兼具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意味的。本雅明在评论卡夫卡的作品时,几次谈到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犹太故事:

有人问拉比,为什么犹太人星期五晚上大吃大喝?拉比就讲了一个传奇,一位公主的故事。公主被流放了,远离国民,与当地语言不通,生活过得苦不堪言。有一天,她收到一封信,信中说,她的未婚夫没有忘记她,已动身来她这儿了。拉比说,未婚夫是弥赛亚,公主是灵魂,而她被流放的村子是身体,由于当地人听不懂她的话,她为了表达自己的快乐,灵魂就只能为身体设宴。^①身体暗示着整个世俗世界,灵魂意味着受难,而弥赛亚则指救赎者,三者构成了犹太教的末世救赎。只不过弥赛亚这位救赎者的到来,是被无限期地推迟了的。

本雅明把救赎的希望寄予艺术,以“艺术与救赎”作为价值结构来确立艺术在现世的至上地位。艺术与“救赎”不只因为在“使自由”,而且在被无限期推迟等方面都具有同构性。本雅明所关注的不只是艺术能否对世俗生活实施救赎,他更关注的是艺术如何实施它的救赎?背对着未来的历史天使,在“进步”之风的吹送下,以不可抗拒的方式前行。救赎必须中断这样一个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如何中止这样的线性前行方式?他的批评实践显现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它是这么一种希望,日日预期弥赛亚的到来,然而在指定的时间它没有到来,却不失望。”^②即犹太教弥赛亚的救赎往往是为时已晚的救赎,即在亟须救赎

① [德]瓦尔特·本雅明:《评弗兰茨·卡夫卡〈建造中国长城时〉》,见《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344页。

② E. 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孟禅森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1页。